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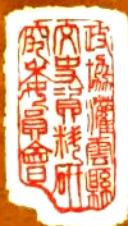
10.03



第二輯

85

雁雲文史資料江渭清





一九七九年七月十八日，《天津日报》发表的抗战时期周恩来同志给方召诚的两封信。

召誠先生鑒：

來函敬悉。

周于吉蘇聯留學已竣。

聞彼處有政府派遣之代表。

請其往向蘇領事領取。

向為所！其往候候至取。

此致謝忱之忱。

周于吉

抗战时期周恩来同志给方召诚的书信手迹之一。

召诚先生：
此有以商量，统
玉函，吴家山，同
志，按信为时，也
多矣！
新武
周思来
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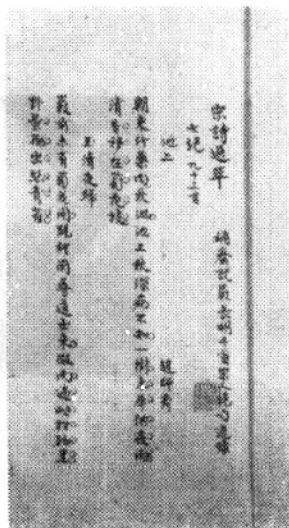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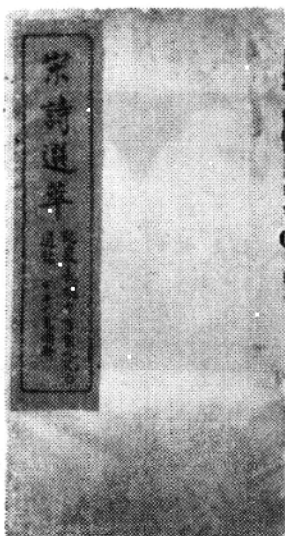
抗战时期周恩来同志给方召诚的书信手迹之二。

辛亥革命烈士董开基之子叙述其父生平事迹的《哀述》原件。

右：一九四五年，江问渔先生
六十岁时留影。



下：江问渔先生选录《宋诗选
萃》的封面及其首页手
迹。





左图为祖居板浦镇的美籍华人程君复教授祖父程士华（祝三）先生遗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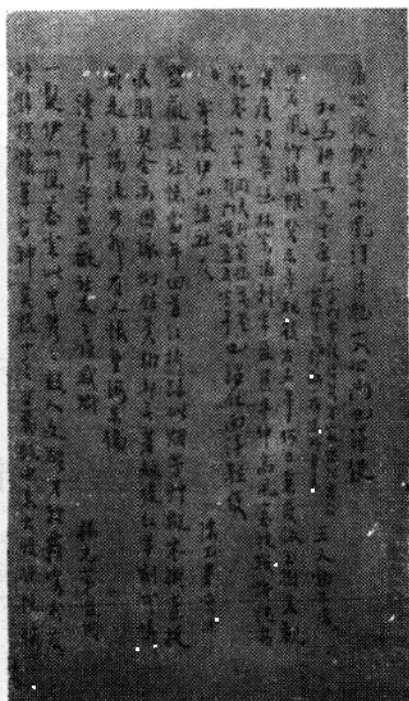
下图为程士华生前使用的江西瓷壶。

该两件遗物现均保存在中正的程君复教授亲属家中。





清道光戊子年（1828），板浦各界捐資重修天齊廟，許喬林應邀撰文記其頭末并親自書写刻石。圖為此文的部分內容。



盥微诗社，约在二十年代中期成立于大伊山，留有手抄本《盥微诗社存稿》一册。图为其中的一页。

一九四九年冬
导沂工程开始时，
动员大会会场一
角。



导沂模范尹三敏（原名尹元常）。

目 录

周总理对方召诚的关怀和教育.....	杜恒祿 (1)
为职业教育奋斗终生的江问渔先生.....	杜石安 (8)
我们的伯父江问渔先生.....	江位东 江希顺 (15)
程君复博士家世琐记.....	余调公 (22)
回忆祖父陈百川先生对我教育的二三事.....	陈吉余 (27)
(附: 题赠诗二首 石安、史菲)	
怀念爸爸张秉施烈士.....	张 可 (33)
我的老战友汤承裕同志.....	茹燕宾 (42)
革命先烈周春如.....	陈东明 茹燕宾回忆
	郑世昌整理 (53)
激扬文字见精神	
——读陈德芳、张秉施、吴立儒三烈士部分遗稿	
.....	张 可 (59)
李汝珍在板浦.....	孙佳讯 (67)
盩厔诗社存稿选录.....	史 菲辑注 (76)
许乔林撰文并书写的一块残碑.....	陈 拙 (87)

板浦春秋.....	姚祥麟 (92)
杨集史话	杨士年 (101)
丰收漫话新沂河	董金月 张宏谟 (105)
白首忆当年.....	陈东明口述 陈 鹏整理 (113)
辛亥革命烈士董开基简介	刘家恕 (125)
国民党二八二师起义始末	武俊英 (130)
岑池河民工暴动记略	封必琰 (138)
我们所知道的连云汽车公司	吴雄止 刘邵安 (141)
回忆江苏省立第八师范学校	江位东 (147)
我的母校——灌云乡师、运河乡师	薛燕宾 (158)

|| 本期封面图案:燕尾港开山岛一瞥 ||
 上期封面图案:大伊山切切顶和石拱桥 ||

周总理对方召诚的关怀和教育

杜 恒 豫

这是一篇记叙敬爱的周总理在三十年代对一个要求进步的青年亲切关怀的回忆文章。周总理曾在武汉和重庆几次接见青年时代的方召诚，还曾亲笔给他写过两次信，对他所提的要求给以答复和引导。

方召诚同志名克顺，又字少臣，灌云县大伊山人，现年七十八岁，是农工民主党成员，解放后一直在天津工作，现已退休，在家乡伊山定居。

现在我们发表杜恒豫同志这篇访问笔录（全文都用第一人称），用以表示对周总理的无限崇敬和深切怀念。

——编者

一九三六年，我由亲戚张毓岚博士（当时任国民党兵工署特种兵器科科长）介绍，到设在南京的兵工署补了一个工匠名额，以求糊口，具体任务是搞民营防毒用具的检验工作。

抗战爆发后，日寇南进，南京失守，兵工署迁往汉口。我们的住处是汉口西小路52号，和八路军办事处正好隔壁为邻。当时虽然是国共合作全面抗战，但蒋军消极抵抗节节败退，而八路军在敌后浴血奋战，不断收复失地，这已是尽人皆知的事了。但蒋政权心怀叵测，处处与共产党为难，就以发放军事物资一事而言，发给蒋军的，都是大兵工厂生产

的名牌防毒用具，而发给八路军的，则是民营小厂生产的不配套甚至未经消毒的防毒用品。我对反动派的倒行逆施，早已义愤填膺，于是便通过八路军办事处经常来我处领取防毒用具的同志，写信给周恩来同志揭露了这个问题，并提出自己决心脱离兵工署，希望到抗大去学习的愿望。信发出后，我深感忐忑不安。我想，周恩来那样的大人物，能给我这样一个普通的工匠写回信吗？然而，出乎我的意料，我很快就得到了周恩来同志约见的通知（信件手迹见本刊所附照片）。我当时真是激动不已，就准时来到八路军办事处。接待我的是秘书吴奚如同志（现在湖北省文联工作，曾著有《未了的旅程》一书）。我们正在谈话，周恩来同志进来了，他身穿一套灰布军衣，气度轩昂，满面笑容，紧紧和我握手，就象老相识那样随便，我踌躇不安的窘态于是一扫而光了。坐下后，恩来同志首先询问了我的情况，接着不厌其详地分析了当前形势及抗战前途，最后告诉我：“现在去延安，路上不易通过，不如在原岗位安心工作，人的能力有大小，工作性质也各有不同，但只要有爱国心，有觉悟，不管处在什么环境都能对革命、对抗战、对国家民族作出有益的贡献。比如你谈的兵工署一些情况，不也就是为革命出了力吗？以后希望多多联系”。

告别了恩来同志回到寓所，我辗转反侧，一夜难眠。我想，象恩来同志这样的伟大人物，居然能约见我这个小小的工匠，而且又是那样的亲切和关怀，这是多么难得啊！周恩来同志的谆谆教导，加强了我对共产党的信赖和对革命的追求。以后我多次受到他的召见，每次都谈思想，谈工作，谈自己所能知道的兵工动态，得到他的鼓励和肯定，但有时也直率地对我提出批评，叫我不要性急，不要太“红”，要善于保护

自己，要谦虚谨慎，广交朋友。

一九三八年，兵工署从汉口撤退到长沙，长沙大火后又撤退到重庆。真是巧得很，我住在重庆通远门里，八路军办事处住在通远门外，又是相距不远。这时，恩来同志更忙了，我到办事处去，见到恩来同志几次，更多的是由吴奚如秘书接待。四〇年五月三日、四日，日机连续狂轰滥炸，八路军办事处房屋被炸毁，迁到曾家岩办公。那时我已在兵工署弹药科当科员，署长是俞大维，署里还有一位苏联同志任炮兵顾问。当时去延安的路，已被胡宗南封锁，接触了苏联顾问后，我便想到苏联去学习，我把这心愿向恩来同志作了汇报，恩来同志曾派人向国民党外交部联系，因那时到苏联去是触犯国民党忌讳的，所以又未能如愿。周恩来同志又亲自写信给我，说明了情况，并要我和苏联领事馆联系（手迹见本刊所附照片）。这时我认识了两位朋友——张仲友和李彬，他们也是向往苏联，准备去苏留学的。李彬和国民党驻苏大使杨杰是亲戚，于是我们便通过李彬写信给杨杰，希望能打通外交部这一关，不巧杨杰调任回国，留苏的事，又成泡影。为了准备留苏，我进了俄文学习班苦学二年，那是国民党军委会顾问办事处的苏联顾问办的，讲课的都是苏联人，后来我就帮助苏联顾问翻译资料。由于工作关系，我能够接触到进口的各种规格的武器资料，兵器科人员较少，特务监视不严，这给我造成机会，我把所有库存的和新来的资料都复制一份，送交吴奚如同志。有一次，我们收到一件特密资料，下班后我故意延长工作时间，从橱里取出一看，原来是江阴要塞火炮位置及性能规格图，当时江阴虽已沦陷，但仍有重要参考价值，我偷取回家，连夜复制一份，送交办事处。虽然为革命做了一点工作，但我总觉作用太小，不够轰轰烈烈，一再向

恩来同志提出请求，要到解放区去大干一番，但他总是教育我坚守岗位，发挥作用。皖南事变前后，国民党反共之声甚嚣尘上，特务活动更加猖獗，红岩的八路军办事处，遭到特务的严密监视。恩来同志告诫我说，没有特殊情况，不要再来，防止敌人盯梢，如有必要，我们会派人和你取得联系的。一九四三年，我进入资源委员会酒精业务委员会泸县内江办事处任主任，每次到重庆，我都设法在晚上去看望恩来同志，听取他的教诲。在抗战接近胜利及胜利后，我就没有再看到恩来同志了。

全国解放后，一九五〇年我调到北京任中央轻工业部造纸工业处供应科科长。有一次，我在北京饭店参加产供销计划会议，周总理和李富春、薄一波同志也来了。会议第一天，总理给我们作了动员报告，我在人丛中遥望总理，见他比七年前微胖了一些，仍然是红光满面，神采奕奕，不过仔细看去，两边眼角却添上了几条绉纹。这使我感到幸福，感到高兴，也感到一丝辛酸。会后休息，总理来到饭堂，嘱咐工作人员说：“大家辛苦了，饭要吃好，特别要做一样鲜汤，里面不要放味精、酱油”。这时我正走近总理，准备前去问候，不料总理环顾四周，突然发现了，我，大步跨过来，一下抓住我的手，连声说：“啊！啊！你也在这里啊，我们又见面了！”我紧握着总理温暖的手，激动得热泪盈眶，千言万语一下噙住了。我定了定神，简单地汇报了这几年的经历。总理笑着说：“好，好，这不是从五湖四海都走到一起来了吗？这下子你可以大干一番了！”总理的记忆力真使我吃惊，我心里暗想：“总理啊，您日理万机，心中却还装着我们这样千千万万微不足道的人啊！第一次看见您就决定了我一生的奋斗目标了，这一次见到您，我将把下半生毫无反顾地完全、彻底地交给革